

# 清代澳門詩關於土生葡人的描述

章文欽

---

**[提要]** 澳門土生葡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兒，是東西方文化和東西方血統長期交融的結果。本文以詩詞為基本資料，與相關文獻互相印證，從生計、服飾、飲食、風俗、宗教、音樂、繪畫諸方面，探討清代士大夫對澳門土生葡人的描述。為保持今天澳門社會的繁榮穩定和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提供一面可供借鑑的鏡子。

**[關鍵詞]** 清代 澳門詩詞 土生葡人

**[中圖分類號]** K249.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3 - 0032 - 08

---

## 一、引言

土生葡人西文稱為Macanese，是指自明末以來世代居住澳門，在澳門土生土長的一個社會群體。有人以為“土生”一詞含有貶義，其實它沿自中國唐宋以來對居住蕃坊的阿拉伯人“土生蕃客”或“三世蕃客”、“五世蕃客”的稱呼，並沒有絲毫的貶義。自明末以來，除兵頭（總督）、判事官（首席法官）等高級官員從果阿或里斯本派來之外，居澳葡人大多為土生土長，他們對澳門的歸屬感甚至超過葡萄牙。

筆者在澳門的朋友中，就有一位土生葡人沙巴治（António Sapage）先生。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用流利的粵語說：“我雖然生得鬼頭鬼臉，但是我喜歡中國菜，更喜歡中國文化。”他是一位中國文物鑒藏家，1992年澳門市政廳舉辦他的部分私人藏品展，主題為“中國外銷瓷：中西薈萃”。1994年更從他豐富的私人藏品中挑出二百件，代表澳門參加在里斯本舉行的歐共體文化年的展覽。筆者至今保存著他用葡文題簽贈送的這兩部精美的藏品集。

用“中西薈萃”一詞來形容土生葡人，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了。土生葡人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兒，是東西方文化和東西方血統長期交融的結果。直到今天，澳門的土生葡人還保持著葡萄牙固有的信奉天主教的傳統，又受到中國文化習俗的影響。他們說著與現代葡語有明顯差別的澳門葡語，又能說流利的粵語，卻很少懂得漢語的書面語言。他們的生活習慣既保留了葡萄牙的傳統，又深受中國傳統的影響。他們既含有葡萄牙的血統，又含有中國和其他東方民族的血統。無論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還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土生葡人都是一個重要而有趣的學

術研究課題。本文試圖以詩詞為基本資料，探討清代士大夫對土生葡人的描述。

中國詩人對居澳葡人的描述，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大劇作家湯顯祖。湯顯祖於萬曆十九年（1591）任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時，上疏議論朝政，彈劾權貴，觸怒萬曆皇帝，被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在赴徐聞途中曾遊歷澳門。他的《香粵逢賈胡》詩云：“不住田園不樹桑，玳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sup>①</sup>當時葡人入據澳門已近四十年，這位販運珍異珠寶的“賈胡”即葡萄牙商人，在湯顯祖走馬看花式的觀感中，與唐宋詩人筆下的蕃商並無多大差別，更令人難以確定這位“賈胡”是否為澳門土生。

沿至清初，在嶺南名詩人屈大均的筆下，居澳葡人的形象就不同了。屈大均多次到澳門，與一位被他尊稱為“西洋郭丈”的居澳葡人成為好友。西洋郭丈曾贈送珊瑚筆架，屈大均賦詩答謝。西洋郭丈生日，屈大均又以詩為壽。其《壽西洋郭丈》詩云：“書牀花髮貝多羅，鸚鵡堂前解唱歌。明月新生珠子樹，白雲初熟玉山禾。千年命縷絲能續，七日仙棋箸更多。最是端陽榴火好，為君流照玉顏酡。丈新生子。丈生日為端陽之七日。”<sup>②</sup>這位西洋郭丈園宅高雅，插書滿架，應為一位頗有中國文化修養的葡萄牙人。頷聯明月二句，化用唐劉禹錫《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詩意，祝賀郭丈晚年得子。腹聯“千年命縷絲能續”之句，據舊時民俗，於端午節以彩絲繫臂，謂之續命絲，云可避災延壽。屈氏詩意，既賀其生子，生命得以延續；又賀其誕辰，祝其延年益壽。這位久住澳門的西洋郭丈是否為土生葡人，尚難考定，而他初生的兒子則為地地道道的“土生仔”。

## 二、清代詩人對澳門土生葡人的描述

清代詩人對澳門土生葡人有許多描述。光緒間潘飛聲的《澳門雜詩》之四云：“白飯晨餐豉與蝦，烏龍猶勝架非茶。髮睛黑似吾華種，已改葡萄屬漢家。”<sup>③</sup>與潘飛聲唱和的丘逢甲同題詩之五則云：“冶葉倡條徧茁芽，雙瞳翦水髻堆鴉。春風吹化華夷界，真見葡萄屬漢家。駐澳葡人皆非捲髮碧眼之舊，或謂為水土所化云。澳中尤多洋妓。”<sup>④</sup>據潘詩所詠，西洋人的早餐通常為麵包牛奶，澳門土生葡人卻喜歡享用和中國人一樣的飯菜。西洋人的飲料通常為咖啡，土生葡人卻更喜歡喝茶。西洋人種通常為赤髮綠睛，土生葡人卻像中國人一樣黑髮黑睛。而據丘詩所詠，澳門的土生洋妓由於前代中西血統的通婚混血，已改捲髮碧睛為黑髮黑睛，還梳著中國婦女的髮髻，打扮得花枝招展，招搖於風月場中，向華洋客人賣笑。他們鑒於唐代詩人李欣有“空見葡萄入漢家”之歎，因見到土生葡人從飲食習慣、衣服裝飾到人種特徵的變化，遂反用其意，謂土生葡人已經漢化。

實際上，土生葡人還有保持著葡國固有的宗教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人種特徵的一面。如果僅靠詩中的描寫便真的以為“已改葡萄屬漢家”，未免失之偏頗。例如同是寫洋妓，乾隆間香山人李遐齡的筆下便與丘逢甲不同：“滑膩雞頭軟勝綿，春蔥擎勸亞姑蓮。洋酒名。微醺並倚南窗下，親奉芭蕉二寸煙。”<sup>⑤</sup>下文將從生活習俗到宗教文化各方面，考察清代詩人對澳門土生葡人的描述。

生計方面。明末湯顯祖的詩已描述了居澳葡人不耕不桑，以海為田，貿易為生的生活方式。康熙間吳漁山的《粵中雜詠》之二所詠略同：“海鳩獨拙催農事，拋卻濠田隔浪斜。……居人不諳春耕，海上為商。”又之八云：“少婦凝粧錦覆披，那知虛髻畫長眉。夫因重利常為客，每見潮生動別離。宅不樹桑，婦不知蠶事。”<sup>⑥</sup>當時澳門葡船常到帝汶、第烏、果阿等地貿易，經年始歸。葡

商家庭中夫婦別離是常有的事。夫因二句，蓋從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等句化出，描寫葡商家庭的少婦獨守空閨的落寞愁緒。屬於同一類的還有乾隆間王軫的《澳門竹枝詞》：“心病慳慳體倦扶，明朝又是獨名姑。獨名姑，華言禮拜日也。修齋欲禱龍鬆廟，夫趁哥斯得返無？”<sup>①</sup>獨名姑為葡文Domingo的音譯，意為禮拜日。龍鬆廟為澳門奧斯定會會院，始建於16世紀。哥斯為葡文Costa的對音，意為海岸，指印度西海岸果阿、第烏一帶。中國文學的閨怨詩有商婦怨一體，專門描寫商人家庭的婦女對外出經商丈夫的思念，及埋怨丈夫重利薄情的情緒。吳漁山和王軫兩詩可稱為中西合璧的商婦怨。這種商婦怨起源於葡人以海為田，貿易為生的生活方式。

服飾方面。清代詩人所詠多為澳葡女子服飾。如前引吳漁山《粵中雜詠》之八：“少婦凝粧錦覆披，那知虛髻畫長眉。……全身紅紫花錦，尖頂覆拖，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者皂色。”虛髻，謂結起高高的髮髻；畫長眉，把眉毛畫得細長。高髻、長眉俱為古代中國婦女的裝束，為衣錦覆披的葡人少婦所不知，故謂“那知”。古代中國人的凶服著白色，葡人的凶服用皂色（黑色），亦迥然有別。至於葡人少婦的服飾衣錦覆披之制，屈大均《澳門》詩之四句云：“花襖紅鬼子，寶鬢白蠻娘。”<sup>②</sup>花襖，又作華襖。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澳門》謂：“（澳葡男人）錦襖裹身，無襟袖縫綻之制。……（婦人）美者寶鬢華襖，五色相錯。”又同書《舟語·洋舶》謂：“其人無事皆細絨大笠，著紅縹長襖。”<sup>③</sup>龔翔麟《珠江奉使記》則謂：“其女子則華襖寶鬢，出以錦被蒙其首。”<sup>④</sup>字書無襖字，襖當作襪。《詩·王風·大車》：“毳衣如襪。”許慎《說文解字》：“毳縹謂之襪。”毳指粗糙的毛絨物，縹指毛氈。可見襪即西洋呢絨，錦襖、花襖或華襖皆指印有花色圖案、形制華美的呢絨衣服，為澳葡男女冬季常著之服。

至於澳葡婦女夏季的服式，道光間金采香《澳門夷婦拜廟詩》之五下聯云：“愛他衫子袈裟薄，持較龍綃分外涼。夷婦……所服名袈裟，布質輕而文薄如紙，白如雪，機杼玲瓏可愛。”<sup>⑤</sup>袈裟本指僧衣，此應為葡文casaco的不正確音譯，意為外衣，指西洋婦女夏季所穿質輕文薄的衣裳，涼爽舒適有如龍綃（又稱絞綃）。同詩之四下聯又云：“青紗蓋卻春風面，步障何須做謝家？夷婦往來行路，俱以青紗一方覆身首，有古老施步障遺意。”步障為遮蔽風塵或障蔽內外的屏幕。《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謝）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謝家為六朝時的望族，此指王凝之妻謝道韞。道咸間寄居澳門的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鉛筆素描，有不少葡婦出行的場面。畫面中葡婦以紗巾一方披覆身首在前，一黑奴持傘蓋隨後。<sup>⑥</sup>吳漁山詩的“錦覆披”，屈大均詩的“寶鬢”，金采香詩的“青紗”，應皆指葡婦出行時披覆身首的紗巾，金采香認為這種裝束有古代婦女施步障的遺意，由此聯想到古代著名的才女謝道韞。

飲食方面。前引潘飛聲詩揭示土生葡人飲食習慣受到中國傳統的影響，更多的清代詩篇則詠及其飲食習慣保持葡國傳統並影響及於華人的一面。嘉慶間鍾啟韶《澳門雜詩》之四云：“刀叉芒不頓，麪乳食差便。待醒蘆卑酒，巴菰捲葉菸。……食以刀叉代箸，以酥酪和麪煨啖之，不設穀食。終宴徹席，特置蘆卑酒，酒味頗澆，云以解醒。捲菸葉燃火吸之，曰巴菰。”<sup>⑦</sup>所詠較為概括。所詠較為扼要者，則有咸豐間吳亮斑的《澳門》頌聯：“椰菜絮羹名士味，巴菰香草美人魂。”<sup>⑧</sup>意思說以椰菜花烹調的菜羹鮮美可口，適合名士的口味；澆巴菰帶有香味，吸後令人陶醉上癮，彷彿是美人的魂魄所化。

此外，光緒間楊增暉《澳門吟》結聯詠西式餅餌云：“酥酪有人誇餅餌，晶盤擎出滲糖

霜。”<sup>⑩</sup>這種西式餅餌的傳入遠在明末。萬曆間廣東市舶太監李鳳宴請刑部官員王臨亨於廣州城南海珠寺，“（葡商）聞稅使宴客寺中，呼其酋十餘人，盛兩盤餅餌，一瓶酒以獻。其餅餌以方尺帨覆之，以為敬。稅使悉以饋余。餅餌有十餘種，各一其味，而皆甘香芳潔，形亦精巧。吾鄉巨室畢閩秀之技以從事，恐不能稱優孟也。”<sup>⑪</sup>酥酪謂乳製之酪，中國古已有之。西式餅餌製作精美，品種繁多，盛以託盤，覆以方帨，較之中國尤勝一籌，令文人墨客讚賞不已。較楊增暉稍後的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之十一：“麵包乾餅店東西，食味矜奇近市齊。飲饌較多蕃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之二十四：“水從化學煉加鹽，滌暑招涼力倍兼。嚼雪幾人同荔啖，賣喧忘卻候趨炎。”<sup>⑫</sup>此詠當時在內地尚屬少見的麵包、餅乾、芥喱雞和冰淇淋。據詩人所詠，當時澳門的麵包店、餅乾店和蕃菜館為數頗多，夏天人們購買冰淇淋的場面熱鬧非凡，可見這些西式食品已成為澳門中國人飲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居室方面。澳門葡人居住的洋樓，是中國最早的西洋建築之一。乾隆初年任澳門同知的印光任和張汝霖，因辦理公務多次至澳，寓居澳門的洋樓，在其詩文中對洋樓多有描述。印光任《雕樓春曉》詩云：“何處春偏好，雕樓曉最宜。窗晴海日上，樹暖島雲披。有戶皆金碧，無花自陸離。坡仙應未見，海市道神奇。”雕樓謂裝飾有花紋的樓房。全詩大意說雕樓春曉的景色最為宜人。窗外天氣晴朗，海日初上，暖樹生煙，島上的雲氣還未散去，彷彿給樹木披上一層薄紗。從窗外眺望，一座座洋樓金碧輝煌，斑斕絢麗。可惜蘇東坡未曾見過這種洋樓，不然的話他一定會在描寫海市的詩篇中道出它的神奇。張汝霖有《澳門寓樓即事》十四首，對洋樓及其附近景物極盡描寫之致。如之一句云：“到門頻拾級，窺牖曲通樓。几月能圓缺，簾風自拍浮。”之二句云：“曉颿明檻雨，暝樹納牕煙。屨侶隨廊響，蝸能狀覆圓。”由印光任和張汝霖合著的《澳門紀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可為印詩和張詩注腳：“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狀者，其覆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垣以磚，或築土為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牖於周，垣飾以堊。牖大如戶，內闔雙扉，外結瑣窗，障以雲母。樓門皆旁啟，歷階數十級而後入，窈窕詰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sup>⑬</sup>

中國古代有仙人樓居的說法，故詩人們每以仙居喻洋樓。如乾隆末年李遐齡的《洋樓》詩云：“棟樹高高透綺疏，洋樓插漢擬仙居。花腔答臘調新曲，金柄留犁戮炙魚。六月卻嫌重纒薄，全家猶剩半廂虛。倚欄多少人天上，十里揚州恐未如。”<sup>⑭</sup>結聯二句說洋樓中有多少人憑欄眺望，有如從天上俯視人間，恐怕繁華的十里揚州也未必勝過這仙境般的澳門。葡萄牙直到現代還規定，房屋必須每年用白色粉刷一次，故清代澳門洋樓也以粉白潔淨著稱。嘉慶間張琳《澳門竹枝詞》之一下聯云：“試向青洲林外望，層層樓閣白如霜。”<sup>⑮</sup>

風俗方面。中國古代的風俗是重男輕女，相形之下，澳門葡人卻是重女輕男，這是最為特出的“夷俗”。鍾啟韶《澳門雜詩》之七對此發問云：“占星亦有術，重女卻奚為？”<sup>⑯</sup>所謂“重女”，是指女子能夠承父資，主家計，通貿易。如屈大均《澳門》詩之二所謂：“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sup>⑰</sup>又陳官《望濠鏡澳》句云：“貨通胡婦珠為市，夷俗貴女賤男。凡居貨與唐人交關者皆用婦女。白滿蓮莖屋作花。”<sup>⑱</sup>張琳《澳門竹枝詞》之五云：“闐闐居奇皆異寶，日中交易女商人。”<sup>⑲</sup>與這種“夷俗”相適應，葡人的夫妻關係則為女尊男卑，李遐齡《澳門雜詠》之五云：“交印全憑婦坐衙，客來陪接婿擎茶。偶然天主房中宿，便有親知道上誇。”<sup>⑳</sup>葡人女子的婚姻享有自主權，不像中國女子那樣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喬漢《鏡湖雜詠·夷俗雜詠》之七云：“婚娶何勞遣妁聯，兩人各自目成先。及瓜閩幼知憐婿，隨地留心看少年。”<sup>㉑</sup>

葡人的婚俗，亦與這種重女輕男的風俗和信奉天主教的傳統有密切關係。李遐齡詩中的“交印”，指天主教聖事中的婚配儀式，在教堂內舉行，由神甫主禮，按照教會規定的儀式結為夫妻。康熙間尤侗《佛郎機竹枝詞》下聯即云：“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來乞比丘尼。”<sup>②</sup>嘉慶間十三行商潘有度的《西洋雜詠》之三則這樣描述葡人的婚俗和夫妻生活：“繾綣閨闈只一妻，夷人娶妻不納妾，違者以犯法論。猶知舉案與眉齊。夷人夫婦之情甚篤，老少皆然。婚姻自擇無媒妁，男女自主擇配，父母皆不與聞。同懺天堂佛國西。合卺之日，夫婦同攜手登天主堂立誓。”<sup>③</sup>明末來華耶穌會士艾儒略（Julès Aleni）談到西人婚配時稱：“男女婚配，大率二十歲外，氣力既壯始行。然多在臨時定聘，非彼此同願，不敢強之。遵誠一夫一婦，萬無偏室。又夫婦偕老，不相休離。即至國王，亦只有一正宮，並無妃嬪，欲先自守教法，以為一國之表也。”<sup>④</sup>可為潘詩注腳。

從明末開始，中西血統的交融便成為土生葡人婚配的一個特色。康熙初年屈大均稱：“（澳蕃）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捲而黃，遂為真蕃人矣。澳人多富，……諸舶輪珍異而至，……每舶載白金巨萬。”<sup>⑤</sup>其後中國詩人詠及唐人少年入贅葡女為婿多本屈氏之說。張琳《澳門竹枝詞》之六：“女婚男嫁事偏奇，巾幗持家受父貲。莫怪澳中人盡賀，良辰交印得唐兒。夷俗貴女賤男，以男嫁女，謂之交印。得唐人為婿，則舉澳相賀。”<sup>⑥</sup>陳官《澳門竹枝詞》之三：“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時。昨暮剛傳洋舶到，今朝門戶滿唐兒。西洋人貴女賤男，凡事女子主之。”<sup>⑦</sup>都認為唐兒求為贅婿，是看重葡人富有，女子得主家政。

宗教方面。天主教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宗教，居澳葡人長期保持本國的宗教傳統。清代澳門詩中有很多關於天主教的描述，筆者曾撰有《清代澳門詩中關於天主教的描述》一文，收入《澳門歷史文化》一書，這裡不再贅述，僅舉其與葡人航海貿易有密切關係的祈風信即祈求航海順利的活動一例。祈風信本為中國古代東南沿海的一種習俗，在海舶出航的季節祈風送舶，祈求航海順利；在海舶返航的季節祈風迎舶，祈求海舶平安歸來。故中國人將葡人祈求航海順利的活動亦稱為祈風信。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稱：“其俗以行賈為業。富者男女坐食，貧者為兵，為梢公，為人掌舶。……凡一舶貨值巨萬，家饒於財，輒自置舶。問其富，數舶以對。資微者附之，或數十主同一舶。每歲一出，出則數十百家之命繫焉。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計當返，則婦孺繞舍呼號以祈南風。”<sup>⑧</sup>清代詩人詠及葡人祈風活動的有潘有度《西洋雜詠》之十六：“祈風日日鐘聲急，夷俗日日撞鐘求風，以盼船行。千里梯航瞬息回。”<sup>⑨</sup>這裡既有祈風送舶，又有祈求海舶平安歸來。關於後者，廖赤麟《澳門竹枝詞》之八：“郎趁哥斯萬里間，計程應近此時還。望人廟外占風信，腸斷遙天一髮山。澳有望人廟（風信廟），夷人有出販他國者，其婦每於此望之。”<sup>⑩</sup>風信廟又名風順堂，所祀聖老楞佐（S. Lourenço）為葡人保護航海的聖人。詩中這位葡婦在望人廟外觀察風候，見到風信不利航行，悲痛地望著天邊的一髮青山，為丈夫的命運擔憂，也為全家今後的命運擔憂。

藝術方面。西方音樂之傳入中國，最早通過天主教堂。音樂對教堂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凡瞻禮日都要用到。天主教的寺院音樂和西洋風琴便一起傳入中國。從明末以來，中國的士大夫便開始注意澳門耶穌會會院三巴堂內為配合誦經講道而設的西洋風琴。康熙間吳興祚的《三巴堂》詩句云：“坐久忘歸去，聞琴思伯牙。”<sup>⑪</sup>釋跡剛的《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有“六時鐘韻雜風琴”之句，<sup>⑫</sup>皆指這架風琴。道光間金采香的《澳門夷婦拜廟詩》之三更描述了三巴堂內誦經講道時演奏風琴的場面：“一聲棒喝碧天寥，靜撫風琴古韻遙。彷彿魚山聞梵唄，群芳屏息謝塵囂。廟門內有經閣，和尚誦經其上。每誦畢，奏夷樂一回，其風琴有太古遺音。”<sup>⑬</sup>

到了嘉道年間，西洋風琴已進入居澳葡人的家庭。湯貽汾的《七十感舊》、蔡顯原的《聽西洋夷女操洋琴》和魏源的《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皆詠在居澳葡人的園宅聽蕃女奏西洋音樂。湯貽汾為江蘇武進人。嘉慶二十一年（1816）奉江西巡撫阮元之命，至嶺南緝捕逸犯朱毛里，遂至澳門。道光間作《七十感舊》一〇八首，第七十八首追述澳門之行有云：“琴聲非絲桐，如怨亦如慕。不惜十指織，奚愁五音悞。……琴制藏金絲於木橫，飾牙牌十餘於橫面，按牌成聲，排仍隨指而起。予以訪緝朱逆，得遍歷諸夷之家，夷女為予鼓琴一曲。”<sup>④</sup>蔡顯原廣東香山人。道光七年（1827）為纂修《香山縣志·海防》一門，至澳考察並搜集資料。其《聽西洋夷女操洋琴》詩序稱：“初，譯者導遊夷人居，登其樓。夷婦款客，童男女五六人，貌秀美，能華語。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薄如蟬翼。立而成操，數作數闕。纍纍珠貫，客去而後止焉。”<sup>⑤</sup>蔡氏在詩中一方面盛讚西洋風琴製作精巧無匹，琴聲優美絕倫；一面卻斥為奇技淫巧，視為溺人心志的鄭衛之聲，與明堂清廟一類的雅樂水火不相容。可視為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士大夫對西方文化的一種態度。魏源為近代著名思想家、學者和詩人。他於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848~1849）遊嶺南，為搜集增訂《海國圖志》的資料赴澳門。據其《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原序所載，為詩人鼓琴的是花園的女主人，澳葡理事官委理多（唛嚟哆）的妻子。詩中描述風琴的音樂效果云：“初如細雨吹雲間，寫出天風海浪寒。故將兒女幽窗態，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鳥啼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拉瑟聲，龍王亂撒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鏡前簇。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sup>⑥</sup>到咸豐二年（1852）一百卷本的《海國圖志》刊行時，卷四九《西洋器藝雜述》中增入《西洋風琴》一條，可與其詩互相印證。

西洋繪畫傳入中國，同樣經歷了從天主教堂到世俗社會的轉變過程。明末追隨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澳門人游文輝、倪雅谷、石宏基三修士，皆以善畫見稱。三巴堂內的兩幅著名壁畫《聖母升天象》和《一萬一千童貞》即出自倪雅谷之手。沿至清代，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稱：“其餘技則有西洋畫。三巴寺有《海洋全圖》。有紙畫，有皮畫、皮扇面畫、玻璃諸器畫。其樓臺、宮室、人物，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法瑯人物山水畫、織成各種故事畫、繡花畫。”<sup>⑦</sup>從中可見這些種類繁多的西洋畫，已大多服務於世俗社會，其內容亦多屬世俗題材。

清代詩人對西洋畫的認識，也經歷了從不十分理解到逐漸接受的過程。康熙間陳恭尹的《題西洋畫》詩二首云：“西蕃畫法異常倫，如霧如煙總未真。酷似少翁娛漢武，隔帷相望李夫人。”“絲絲交織自成文，不畫中間畫四鄰。亦是晉唐摹字帖，偏於無墨處傳神。”<sup>⑧</sup>陳恭尹一方面覺得西洋畫如霧如煙，難以捉摸；一方面又以對中國字畫傳統的鑒賞觀念“無墨傳神”來加以鑒賞，可謂貶褒參半。到嘉慶年間，李遐齡的《觀黃總戎所藏西洋鏡畫》詩云：“將軍十幅西洋畫，鏡裏依稀記昔遊。橘子園邊多白屋，蓮花莖外是青洲。華鬢細草開春宴，落日微風晚放舟。樹影水光都曲肖，廿年如夢爪留痕。”<sup>⑨</sup>黃總戎即清軍水師名將總兵黃標，據李詩所詠，鏡畫內容皆以澳門風景和葡人的世俗生活為題材。從陳詩的“如霧如煙總未真”，到李詩的“樹影水光都曲肖”，反映了清代詩人對西洋畫的認識從不十分理解到終於接受的轉變過程。

### 三、結語

自明末以來，澳門長期呈現民蕃雜處的局面。清代前期的中國人與居澳葡人的關係，可以

說是各安其居，各適其適。他們對待居澳葡人的態度，既有體現民族感情的一面，又有體現民族胸懷的一面。關於前者，康熙末年汪後來的《澳門即事同蔡景厚》之五云：“金鉅雄雞鬥碧陰，華夷分隊立森森。輸贏亦是尋常事，老大難忘左祖心。”<sup>⑧</sup>鬥雞娛樂，本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但蕃漢之間卻壁壘森嚴，連年老的中國人也懷著祖護漢族之心，前來助威吶喊。反映了澳門中國百姓強烈的民族感情。關於後者，嘉慶間何健的《前山八景·山城偃月》之三、之四云：“我士我女，我商我賈。以育以生，乃祖乃父。”“祖父之宅，天子之仁。扞此牧圉，匪曰敵，而曰賓。”<sup>⑨</sup>意思說葡人從其祖父輩開始，便生長於斯土。允許葡人的父祖居留澳門，是由於天朝皇帝的仁德。朝廷築前山寨城以捍衛邊境，但對居留澳門的葡人，不是當成敵人，而是看作客人。既體現了博大的民族胸懷和泱泱大國之風，又表達了中國百姓與葡人和睦相處的願望。

隨著澳門的回歸祖國，土生葡人已經成為祖國大家庭的一員。這一社會群體作為幾百年來中西文化交流的產兒，在今天保持澳門社會的繁榮穩定和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清代詩人關於澳門土生葡人的描述，為我們留下了一面可供借鑑的鏡子。

①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玉茗堂詩集》，卷六，第428頁。香壘即香山澳，澳門的古稱。

②⑧屈大均：《翁山詩外》，清初刊本，卷一一，第43頁；卷九，第46頁。

③潘飛聲：《說劍堂集》，1934年刊，卷一，第18頁。

④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卷七《庚子稿》，第161頁。

⑤《澳門雜詠》之二，錄自李遐齡《勺園詩鈔》，嘉慶十九年刊，卷一，第8頁。亞姑連，疑為葡文aguardente的音譯，意為燒酒。此為西洋酒的一種。道光《香山縣志·輿地·物產》：“澳門中洋酒來自西洋、紅毛、佛郎西諸國者甚夥。……利哥酒、巴悉酒、西打酒、亞姑連酒、三邊酒、曉酒俱淡黃。”巴菘，淡巴菘，為葡文tobaco的音譯，即煙草。

⑥吳漁山：《墨井詩鈔》，康熙五十八年刊，別卷《三巴集》，第2頁。

⑦⑱⑳㉑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嘉慶五年刊，卷下《澳蕃篇》，第24頁；第21頁；第29頁；第50～51頁。

⑨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上冊，第37～38頁，下冊，第482頁。

⑩王士禛：《池北偶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二一《香山壘》，第28頁。

⑪方恒泰：《橡坪詩話》，道光十三年刊，卷九，第21頁；第20頁。

⑫見《喬治·錢納利：澳門》，澳門：澳門市政廳、賈梅士博物院，1985年，《日本》圖9，《葡國》圖101、105等。

⑬鍾啟韶：《聽鐘樓詩鈔》，卷三，道光十年刊，第20頁。蘆卑酒，蘆卑當為葡文rubeo的音譯，意為鮮紅的。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酒以白葡萄為上，紅葡萄次之，……又有葡萄紅露酒、葡萄黃露酒。”蘆卑酒蓋指紅葡萄酒或葡萄紅露酒。

⑭黃紹昌、劉燭芬編：《香山詩略》，1937年刊，卷一二，第376頁。椰菜，又稱椰珠菜、椰菜花。道光《香山縣志·輿地·物產》引李遐齡《香山物產略》：“椰珠菜，一名蕃芥蘭。葉藍色類芥藍而大，一科重至數觔。莖端嫩葉團似椰子，內珠味甘脆。其種來自蕃舶，邑人多植之。”

⑮楊增暉：《叢桂山房初集》，光宣間刊本，第21頁。糖霜，即白糖。

⑯王臨亨：《粵劍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三《志物產》，第91頁。當時葡人每年兩次至廣州貿易。

⑰⑲梁喬漢：《港澳旅遊草》，光緒二十六年刊，第8～11頁。

⑱⑳㉑李遐齡：《勺園詩鈔》，卷一，第10頁；卷一，第9頁；卷二，第29頁。

㉒⑳⑳張琳：《玉峰詩鈔》，清刊本，卷一五，第6～7頁。

㉓鍾啟韶：《聽鐘樓詩鈔》，卷三，第20頁。

- ②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九，第45頁。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澳門》則稱：“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
- ③黃紹昌、劉燻芬編：《香山詩略》，卷六，第157頁。
- ④張琳：《玉峰詩鈔》，卷一五，第6頁。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貿易》：“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此用其意。
- ⑤尤侗：《西堂全集》，康熙間刊本，第十一冊《外國竹枝詞》，第12頁。佛郎機，明代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稱呼。
- ⑥⑦潘儀增、潘飛聲：《番禺潘氏詩略》，光緒二十年刊，第二冊《義松堂遺稿》，第2頁；第4頁。
- ⑧艾儒略：《西方問答》，崇禎十五年刊，卷上，第22頁。
- ⑨屈大均：《廣東新語》，上冊，卷二，第38頁。
- ⑩陳蘭芝：《嶺南風雅》，卷一，第158頁。白居易《長恨歌》：“可憐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生男二句化用其意。
- ⑪廖赤麟：《湛華堂佚稿》，同治九年刊，卷一，第15頁。民國初年汪兆鏞詠風信堂云：“蕃婦祈風信，亦如祠浮屠。鯨鐘響鞞鞞，流聲播海隅。”見汪慵叟：《澳門雜詩》，1918年刊，第7~8頁。

- ⑫吳興祚：《留村詩鈔》，康熙間刊本，第37頁。
- ⑬釋跡刪：《咸陟堂集》，道光二十五年重刊，《詩集》卷一四，第7頁。康熙間複有梁迪的長詩《西洋風琴》，則詠其友副將郎亦傳巡邊至澳，聞三巴寺風琴，歸來斲製一架，擬欲獻諸朝廷。見梁迪《茂山堂詩草》，康熙間刊本，第二集，第42頁。
- ⑭湯貽汾：《琴隱園詩集》，光緒元年刊，卷三二，第22頁。
- ⑮蔡顯原：《銘心書屋詩鈔》，同治二年刊，卷二，第15~16頁。
- ⑯《魏源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739~740頁。
- ⑰陳恭尹：《獨漉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小禺二集》，第260頁。
- ⑱汪後來：《鹿岡詩集》，清刊本，卷四，第34頁。
- ⑲何天衢：《欖溪何氏詩徵》，道光十一年刊，卷六，第27頁。

**作者簡介：**章文欽，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研究員。廣州510275

**[責任編輯 劉澤生]**